

心中的亲人，从未走远

■ 卜健芳

清明前后，保定乡下的风穿过麦田，荡过杨树林，落在奶奶家的土墙上。

每年这时候，奶奶就挎着柳条小篮，拉着我的手往村东的坡地去。她攥着我的手腕，“清明前后，小蒜最嫩。”她说，眼睛眯成两条缝。

小蒜长得跟麦苗差不多，不细看根本认不出。奶奶却能一眼瞅见，弯下腰，两根手指捏住细长的叶子轻轻一提，一颗白生生的小蒜头就完整带出来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却常常只拔断叶子。奶奶回头，不恼只笑：“我娃儿手重，慢慢来。”

奶奶养了一群鸡鸭。每天傍晚，她端着豁了边的搪瓷盆，“咕咕”地唤它们回家。我最爱跟着奶奶去河边放鸭子。她坐在柳树下纳鞋底，我拿根柳条，装模作样地赶着那群摇摇晃晃的小家伙。鸭子头扎进水里找鱼，屁股朝天，逗得我“咯咯”直笑。

回家后，奶奶从坛子里摸出一个咸鸭蛋，切成两半，黄澄澄的油顺着刀口往下流。她用筷子头挑着蛋黄，塞进我嘴里：“尝尝，时候刚好。”

夏天，大伯带我去麦田拔草。太阳毒辣，他在前头弓着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他教我认麦蒿、刺儿菜、拉拉秧。快收麦时，麦穗青黄，大伯会挑几棵最饱满的，折下来拢成一小把，用火点着。麦秆“噼啪”作响，散发着淡淡的焦香。火灭后，他放在手心使劲搓，搓掉麦壳，就剩一小撮青黄的麦粒。他吹一吹递给我：“尝尝，香着呢。”我一把倒进嘴里，又甜又糯。大伯只是憨憨地笑，自己却舍不得尝。

玉米长起来，便是一片青纱帐。

一人多高的秆子密不透风，钻进去像进了迷宫。我跟在大伯身后掰玉米，叶子在胳膊上刺出一道道红印，又疼又痒。大伯蹲下身：“上来，大伯驮着你。”我趴在他背上，搂着他的脖子，听着他拨开玉米叶的哗啦声。他停在棵前，我就掰下玉米扔进筐里。他背着我，提着沉甸甸的筐，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就在我耳旁。

奶奶家院子里长着两排柿子树，成熟后，柿子皮薄得透亮，轻轻一吸，满口蜜一样的甜。东南角还有棵石榴树，五月开花，一树火红。奶奶在树下洗衣，花瓣落满一身，她也不抖，只说：“红花配白发，好看。”中秋前后，石榴熟得咧开嘴，露出亮晶晶的籽。奶奶挑最大的几个，藏进麦瓮，说是给我留着，等到过年再拿出来，皮虽干了，籽儿依旧红艳，咬一口，满口甜香。

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，我跟着母亲去了电厂，老家的院子只剩奶奶和大伯。每年寒暑假，成了我最盼的日子。一放假，母亲便送我上回乡的火车，再转汽车。一路颠簸，我扒着车窗往外望，总能看见村口老槐树下站着的人，有时是奶奶，有时是大伯，有时两人都在。他们轮换着等，等我下车跳下来，喊一声“奶奶”，喊一声“大伯”。

寒假回去，屋里生着炉子，暖烘烘的。奶奶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炖着白菜粉条。大伯从缸里捞出腌了一秋的芥菜疙瘩，切成细丝，淋上

香油。炕被烧得发烫，我趴在炕桌写作业，他俩坐在炕沿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常。无非是谁家的羊下了羔、谁家小子娶了亲，可那些话配着炉火的光，暖得人犯困。

暑假回去，满院都是青草气。石榴树下铺着凉席，中午就在那儿歇晌。蝉鸣震天，奶奶摇着蒲扇给我赶蚊子，大伯蹲在墙根阴凉里编蚂蚱笼。傍晚凉快了，我扛着小锄头，跟大伯去浇园。他一桶桶浇上井水，清亮的水顺着垄沟流进菜畦，韭菜支棱起叶子，黄瓜架下仿佛都能听见它们喝水的声音。

不知从哪一年起，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功课越来越紧，母亲总说：“明年再回吧。”明年复明年，我终于再踏上老家的土地，奶奶的坟头已长满青草，而大伯也在十几年后的一个清晨离我们而去。

那天也是清明前后。我独自走向村东的坡地，走着走着，就到了那棵老槐树下。树还是那棵树，可树下，再也没有等我的人。

我蹲下身，学着奶奶的样子挖小蒜。拔起一棵，抖净泥土，放进袋子。拔着拔着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说不清是为奶奶、为大伯，还是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

今晚，我在离老家千里之外的地方，拌了一盘小蒜。夹一筷入口，清辣直冲鼻尖，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。一口清明的野菜，一脚故乡的泥土，那些走远的人，就会被这味道，这气息轻轻拉回来，再陪你坐一会儿。

碗里的小蒜吃完了，可我知道，他们一直都在。在青麦燃烧的烟火里，在玉米叶子的“哗啦”声里，在石榴裂开的笑容里，在红柿子透亮的甜香里。他们从未走远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时光深处等我。（作者单位：承德热电）



天朗气清
春和景明

清明，或许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富诗意与深情的一个，兼具“清”与“明”的内涵——“清”是天朗气清的澄澈，“明”是春阳铺洒的朗润。

清明，既有春和景明的生机，亦有慎终追远的温情。雨落无声，是思念的絮语；风过林间，是对先人的惦念。人们踏青寻春，在草木葱茏中感受生命的力量；美食寄情，在唇齿留香中品味时节的更迭；敬缅追思，在袅袅烟火中安放心底的牵挂……

雨思

■ 吴秀艳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一句诗，便为这个节气定下了千年不改的基调。每至此时，细密的雨丝斜斜织满天地，洗去尘世喧嚣，也勾起人心底最柔软也最沉重的思绪。云层雾霭笼罩苍穹，细雨朦胧，将生死相隔的怅惘、岁月流转的沧桑都揉进这微凉的春风里，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，在肃穆与感伤中开启一场对生命的深度思索。

清明的雨，是生死的分界，也是思念的桥梁。它轻柔地落着，打湿青石板，浸润坟前的草，也浸润着生者的心。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，感念血脉里的温情；致敬长眠的先烈，铭记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。但这份缅怀从不止于悲伤，更在于透过离别追问生命的本质：何为生？何为死？活着的意义，又在何处？

先哲有言，死生亦大矣，道尽生死之重。笛卡尔说“我思故我在”，点明了生命最核心的价值——并非肉身的存续，而是思想的觉醒、灵魂的感知与精神的坚守。死亡从不是生命的彻底消亡，不过是形体归于天地，而那些爱过的人、坚守的信念、留下的温暖与风骨，都会化作精神的星火，留在生者的记忆里。人终有一死，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，可正因生命有限，活着才更显珍贵；正因离别无常，珍惜当下才更有分量。

烟雨朦胧中，我们与逝者隔空相望，也与自己的内心坦诚相对。不必沉溺于“欲断魂”的悲戚，而应在这份感伤中沉淀思考：活着，当不负时光，不负本心，不负所爱。不必畏惧死亡的终点，而要用心丰盈生命的过程，以清醒的思考立身，以坚定的信念前行。

雨丝渐稀，清风拂面。清明从来不只是祭奠的仪式，更是一场生命的自省与修行。逝者已矣，化为清风明月；生者如斯，当怀揣思念，向阳而行。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寻得存在的价值，活出独有的意义，便是对生死最好的释怀，也是对逝去之人最绵延、最深情的告慰。（作者单位：吉林公司）



（图片由AI生成）

清明一到，春天就来了

■ 刘颖

清明的风，带着几分特别的柔软，拂过堤边新抽的柳丝，抖落一串晶莹的晨露；穿过巷陌人家的屋檐，捎来青团的艾草清香；最后轻轻落在郊外的青冢之上，绕着斑驳的墓碑打个旋，像是在与长眠的故人轻声絮语。这风里藏着春的生机，也裹着思的绵长，是独属于清明的，交织着欢喜与怅然的气息。

几时的清明，是踏春的欢歌。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，那时总盼着跟着长辈去郊外，布鞋踩过沾着露水的青草，每一步都惊起几只蹦跳的蚂蚱。爷爷会牵着我的手，走过蜿蜒的田埂，路边的野樱开得如云似霞，粉白的花瓣落在肩头，像撒了一把细碎的星星。他指着漫山的新绿说：“清明一到，春天就真来了。”那时的我忙着追蝴蝶、采野花，将祭祖的肃穆抛在脑后。祖父也不恼，只是笑着从布包里掏出一个青团，青碧

的外皮裹着豆沙馅，咬一口，艾草的清香与甜糯在舌尖化开，那便是童年里清明最鲜活的滋味。

后来渐渐长大，才懂清明的踏青，从来不是单纯的游乐。它是一场与春的相逢，更是一次与过往的对话。现在每逢清明去扫墓，爷爷奶奶已在地下长眠。汽车驶进城郊的墓园，路两旁的桐花簌簌飘落，铺成一条淡紫的花径。墓园里，松柏常青，墓碑林立，每一块碑前都燃着香烛，飘着袅袅青烟。我摆上祭品，有爷爷爱吃的青团。我轻声说着家里的琐事，一字一句，都带着浓浓的思念。

春风依旧，吹过漫山的新绿。我蹲在祖父的墓碑前，轻轻拂去碑上的灰尘，一阵清风掠过，带着青草的香气，拂过我的脸颊。我仿佛看见爷爷站在春光里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笑着朝我招手。原来，清明的思念，从不会被时光冲淡。它藏在青团

的香气里，藏在踏青的脚步里，藏在每一次对着青冢的低语里。

夕阳西下，我起身离开。回头望去，墓园被春光包裹，青冢旁的青草长得愈发茂盛，几株不知名的野花在草丛中绽放，嫩黄的花瓣迎着夕阳，温暖而明亮。马年的清明，没有凛冽的寒风，只有温柔的春光。这春光，是生命的蓬勃，是岁月的温柔，更是对故人的告慰。它们化作春的一部分，永远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我们的思念。

清明的意义，大抵如此。它让我们在踏青寻春中感受生命的美好，在祭祖思亲中懂得亲情的珍贵，在缅怀过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那些青冢春深的怅然，那些马踏清风的悠然，最终都化作心底的力量，让我们带着故人的期盼，在春光里好好生活，岁岁常相见，年年皆安康。（作者单位：辽宁热力公司）

清明是一条河

■ 朱晓静

书房窗外车水马龙，暮春的光线落在桌面上，照着一本翻开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。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柳叶，是去年清明节从老家河边折的，随手夹进书里，一搁便是一年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的是北宋清明节的场景：“清明节，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，寒食第三日即清明日矣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。都城人出郊，土庶阡塞，四野如市。”千年前的人们，也是趁着清明出城。那时的汴河两岸，杨柳依依，纸鸢翻飞，郊外酒肆里飘着杏花村的酒香。扫墓的人“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圃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”，先祭奠先人，再举杯畅饮，悲伤与欢愉，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同一个日子里。

古人觉得祭扫之后的宴饮是对先人的不敬，反而认为这才是清明该有的样子，泪流过了，纸烧完了，然后坐下来，喝一杯酒，看看这春天。这种对生死的态度无独有偶，《岁时百问》中解释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清洁，明净，既是说天气，也是在说心境。

去年清明节回了一趟老家，老屋已经拆了，村口立着一块牌子，写着“新农村建设示范点”。我站在那片废墟前，试图辨认出哪一堆碎砖曾是堂屋的位置，哪一棵歪脖子树还认得我。找了很久，只找到门口那棵槐树，树干上还有我刻的字，已经随着树皮的生长变得面目模糊。

听村里的老人念叨，清明前三天是“寒食节”，为了纪念介子推，旧时禁火吃冷食。如今没人过寒食了，但老人们还保留掐算日子的习惯，念叨着“清明还有几天”。这些口耳相传的老话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，从春秋流到今天，流过无数个家庭的日子，流过生活的坎坷和欢乐，流到我们这一代人面前。

那天在墓地，看到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一幕。隔壁墓前，一位大叔用手机放了一段父亲生前最爱听的京剧；再远一些，有个年轻人蹲在碑前，用湿布仔仔细细擦着墓碑，擦完后打开手机里的相册，翻到一张老照片，静静地搁在碑沿上。传统的纸钱在风中翻飞，旁边有个孩子蹲在铁桶边，手里捏着一张画满彩色线条的纸，踮起脚尖递进火里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太爷爷，这是我画的，你要收好呀！”这些画面放在一起，很有一种新时代的气息。

今年清明，我没有远行。清晨去菜场买了几枝白菊，在阳台上点了一支奶奶生前喜欢的香。淡淡的檀香味，在晨风里散得很快。

楼下有孩子在放风筝，牵着线在小区草坪上奔跑。风筝形似蝴蝶，在四月的风里忽高忽低。孩子跑得满头是汗，风筝却怎么也飞不高。旁边的老人走过去，接过线轴，教他收线、放线，蝴蝶便摇摇晃晃地升了上去。孩子拍着手笑，老人也笑。

我忽然觉得，清明就像一条河。河里有千年前汴京的倒影，有老屋门前槐树的疏影，有墓前手机播放的京剧的虚影，有孩子放飞的风筝的剪影。这些影子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古今，分不清悲喜。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河里的船，载着自己的故事，从上游来，到下游去。

清明最好的状态，大概也是如此，不沉溺悲伤，不刻意欢愉，而是像这四五月天一样，该下雨时下雨，该放晴时放晴。记得该记得的，放下该放下的，然后清清爽爽地往前走。

香燃尽了，灰烬落在花盆的土里，细细的，白白的。风一吹，就散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菏泽公司）

缅怀

■ 李长安

岁岁清明祭英魂
先烈碧血洒乾坤
初心不忘承遗志
浩气长存励后人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聊城公司）

清明

■ 李全喜

梨花雨后清明时，杨柳依依四月天。
碧水轻回沙岸暖，黄莺啼乱小窗寒。
苍山都那披残雪，荒冢徐徐起新烟。
布谷声中惊坐起，东郊农事正相关。

（作者单位：乌海能源路天矿业公司）